

秦時明月

人生閱處 童心

敦煌擁抱我的方式，是漫天的星斗，還有那一輪明月，那麼亮，又那麼溫柔。4月頭的隴西大地，子夜時分，氣溫從白天的二十多度驟降至六度，但風啊，卻是甜蜜的涼，那瀟灑的星空，像是一隻隻純真的眼睛，眨呀眨呀，我的心一下子就醉了。到達敦煌的這一天，我的心情豁然開朗。那一輪明月，是秦時的那個嗎？「回樂峰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。」李益的那一夜是多麼孤獨。「明月出天山，蒼茫雲海間。」李白的那一夜又是多麼浪漫。「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鉤。」而李賀的那一夜，又是多麼無邊的清冷和滿腔的雄渾。今日，我終於來到心心念念多年的敦煌，收穫的是無邊的溫情。

第二日一早，我去了莫高窟。「雪嶺干青漢，雲樓架碧空。重開千佛剎，旁出四天堂。」唐代莫高窟樓閣鱗次櫛比、與藍天雪山交相輝映的盛景所剩不多。清代給那些莊嚴的佛像重新塗上了並不和諧的色彩。幸運的是，大多數壁畫都被完整地保留着。至少，那些不同造型的飛天，還能時刻提醒着歷史的每一個角落裏藝術與宗教融合後的美好幻境。

從莫高窟出來，便去了陽關。風漸漸地大了起來。漢代城牆的遺址，像是中山蛇縮在沙漠裏的孤獨的詩。我來不及一一撫摸那些泥巴和木頭混合製成的牆壁，因為歷史印在那上面，實在太凝重了。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與漫漫的歷史長河相比，這些磚瓦，更像是牢牢地鑄在絲綢之路的文化血脈裏。

同行的英華仔王喆在與我合影之後，望着漫漫黃沙，忽然說了一句：「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。李叔同寫這詞，該是經歷了多少人生啊！」我笑而不語，我知道，秦時明月一直都在。



●作者和學生在玉門關遺址前合影留念。 作者供圖

曉月雅集 詩詞結緣

窗常開 潘金英

風雨瀟瀟又十年，曉月賦七律詩，祝賀香港詩人聯盟成立十周年。她寫詩詞非常了得，新著《曉月雅集》具分量，可喜可賀！

曉月因追求文學而棄醫從文，何解？她原本是福建福州的才女，書香門第，父親及伯父皆名醫，由於她太鍾意古典文化了，棄醫從文似魯迅哩。她的詩詞在海內外不同刊物發表，現居於香港的她，常積極參與及致力弘揚詩詞文化，林峰先生盛讚她，寫了一副對聯表心意：曉月勤耕收勝果，清風雅頌出華章。麗詞頌才女，我欣賞她將「曉月」名字鑲於聯內啊！

曉月寫的詩篇精彩豐富，題材多元，有山河壯麗、自然詠物、感嘆憶念，也有家國情思，富正能量。舉隅數首和大家分享：

快車疾疾歸心箭，萬景悠悠穿客眼。千嶺百川逢盛春，鄉容城貌煥新莞。/兩朵青蓮先後開，閩都小巷絳仙來。文心劍膽有何異？懿範長垂雙國才。/夕陽幾度艷，晚照映平洲。孤雁凌空去，群鷗傍海游。/峰巒疊嶂

山秀，翠友齊遊享共鳴。仙洞美盧留勝跡，含鄱口外敬群英。/十載情深終結果，百年好合啟桃源。雙飛比翼騰程闊，鸞鳳和鳴旺子孫。

近日在春節文藝活動場上，竟難得遇上她，我倆談近況甚歡欣，我賀她新作精彩，也告知她明珠借我將出版新書迎國際閱讀日哩。她立馬追問書名，我們到時贈上吧！我倆都深愛古典文化吧！詩詞結緣，心靈相通，詩意神交有共鳴。

我欣賞《曉月雅集》，很想分享予讀者們，尤其是青少年朋友，香港學生多是讀「番書」成長，不會主動學古詩，但身為中國人應該弘揚中華國粹，多學古詩詞。

親近詩歌，人的生活會更加幸福快樂，胸襟開闊，更多正能量。曉月這本精美新書印刷精美，288頁含極豐富多元化內容，足跡遍布大江南北五湖四海，反映出她自己的一句詩「一生好入名山」。看此書我特別想仿效她四處走走，體悟見識大自然千萬事物。揭開這本詩集，書香撲鼻，五官醒神，和文化詩詞結善緣，誰都可以成長為更優秀的自己，互勉！



●《曉月雅集》書影。 作者供圖

《國史大綱》雜憶

客聚 潘國森

偶讀當代著名史學家錢穆(1909年—1990年)的《師友雜憶》(與《八十憶雙親》的合刊本)。這是一部作者求學、教學和研究生涯的流水賬，特色是以不同時段所在學校分章，每處都雜憶與師友之交往點滴。

筆者讀錢大師著作的第一部是《國史大綱》，此作第一版在抗戰期間的1940年出版，當時國難方深，中國有亡國滅族之虞。作者是抱着「中國人寫中國最後一本史書」的心情而著。錢大師這部代表作是考古學家陳夢家(1911年—1966年)大力促成。1938年陳勸錢寫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，錢以逃避戰火為由，許諾戰後為之。陳卻說這是錢「為一己學術地位計」[未為全國大學生青年計，亦未為時代急迫要計]。又認為若勝利還都，以錢興趣之廣，未必肯寫此教科書。經過兩晚懇談，錢氏遂決定在條件匱乏之下寫此書，歷兩年而成。

《國史大綱》不註明所引史料出處，當年一讀再讀，然後反覆挑部分章節又讀。筆者學不會錢大師每讀一書都由頭到尾讀完，然後再讀他書。後來稍讀史籍，重遇《國史大綱》見過的史料，便有「他鄉遇

故知」之感。後再讀諸如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《中國歷史精神》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就輕鬆得多，這些都是錢大師由門生弟子將其演講內容記錄，再由錢大師修訂後刊行。這類普及讀物在文字上比《國史大綱》好懂得多，但是仍得先對中國通史有一個概括的認知，才可以跟得上。今時本地許多年輕人，連唐虞夏周秦漢，晉隋唐宋元明清的次序都未記好，難怪視中國歷史為畏途了。《國史大綱》的用意是以大學生為對象，此間中國語文教育馬馬虎虎，難已哉！

最近得悉教育局很重視在小學就推動「國家歷史及中華文化」的學與教，令筆者想起許多年前有一知名教授談及此間的史科教育。教授說他兒子上中國歷史課時問得睡覺云云。當時第一反應是你老哥身為家長，寶貝兒子若此，也不羞愧嗎？中國歷史科該是中學課程入門最容易的一門。文字比中國語文科還要易懂，小孩子記性好就易得好成績。

母校聖類斯中學當年只是開理科班的英文中學，主校政的田惠民神甫(Fr. Deane)來自愛爾蘭，卻堅持要所有同學必修會考的中國歷史科。難怪這麼多年以後，不少校友都對他推崇備至。

他鄉港聲

梁家僑 文匯報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文匯報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文匯報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濠江風勁 AI 潮湧

3月底的濠江暖風拂面，我在澳門參加了由世界青年科學家聯合會等單位主辦的2026世界青年科學家「人工智能+」對話活動，主題是「人工智能賦能科技與產業共融」匯聚了百餘位海內外AI領域精英。

開幕式上，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葉桂林委員的致辭讓我印象深刻：澳門正抓住大灣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發展機遇，推進澳門國際教育城、科技研發產業園建設，構建全方位的科研資助體系。這讓我想起近年多次來澳門交流的感受：這座城市正在擺脫單一產業的標籤，向着科創高地的方向穩步前行，而AI正是它切入全球科創賽道的關鍵抓手。

世界青年科學家聯合會新會員入會和專業委員會設立儀式上，我看到越來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找到了職業發展的支持平台；中關村產業技術聯盟聯合會與澳門人工智能學會簽署合作協議，意味著內地的科創資源將和澳門的國際化優勢深度結合，兩地的AI產業協同發展有了更實在的抓手。最讓我驚喜的是澳門大學、香港浸會大學等四校聯合發布的AI安全「雙子星」架構——HoloAuditor與HoloBlocker，直擊大語言模型的「致命幻覺」問題，為具身智能的落地築牢了安全防線，這正是我們一直期待的、從大灣區生長出來的硬核原創技術。

主旨報告環節，清華大學鄧志東教授對具身智能演進趨勢的解讀，為無人駕駛、人形機器人等產業落地指明了方向；IPTP Networks CEO弗拉基米爾·康金提出的分布式智能將成為AI基礎設施核心的觀點，打破了我對傳統算力架構的認知；中歐科學家論壇蔣林華院士對AI教育升級的思考，讓我這個在高校做過科技文化產業講師的人深受啟發；澳門青年科學家協會苗凱理事長分享的AI在腫瘤精準醫療上的應用案例，更是讓我們看到用科技守護生命的溫暖價值。

在所有的分享中，聯合國前副秘書長法布里斯齊奧·霍克希爾德關於AI全球治理的演講，最引發我的思考。這也是我近期一直在關注的議題：當前全球AI治理正在陷入碎片化的危機，中美歐三大經濟體各自為政，推出不同的監管規則和技術標準，世界隱隱有走向「AI戰國時代」的趨勢。美國的監管更偏向保護科技巨頭的創新活力，歐盟的《人工智能法案》以嚴格的風險分級著稱，而中國的AI治理則強調發展與安全並重，三者之間的規則差異正在形成無形的技術壁壘。這種碎片化格局對於發展中國家尤其不利，它們既沒有足夠的技術能力參與規則制定，也沒有資源應對不同標準帶來的合規成本，很可能在新一輪AI技術革命中被進一步拉大差距。

我始終認為，AI是屬於全人類的技術，它的治理也是全球性的公共事務。開放合作才是彌合技術鴻溝、防範系統性風險的根本路徑，我們需要搭建更多像本次活動這樣的國際交流平台，讓不同國家、不同背景的參與者都能參與到AI治理的對話中來，找到最大公約數，形成全球普遍認可的治理框架，才能讓AI技術真正造福全人類。有別於西方的二元對立理念，中華文化倡導人類與AI應是命運共同體，這也是我近年提出「中華道家AI共生框

架 Chinese Taoist AI Symbiosis Framework (CTASF)」並已發布到GitHub的核心契機。圓桌論壇環節，「給AI一個翅膀，也要給它一個降落傘」「AI產學研協同是多方向頻共進的並聯聯賽」觀點鮮活而深刻。自由交流環節，來自港澳和內地高校的青年學者們分享的交叉領域研究成果，從放射影像到腫瘤學，從機器人運動規劃到中醫藥研發，每個研究都既前沿又接地氣。我更加確信：青年永遠是科技發展的中堅力量，給他們足夠的平台和支持，他們就能創造出改變世界的成果。

大灣區是中國最有潛力成為全球AI創新高地的區域：香港有國際化資源和基礎研究優勢，澳門有國際交流窗口優勢，內地有廣闊市場場景和完整產業鏈，三者結合起來就能爆發出巨大的能量。這次活動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，為青年科學家搭建了合作的平台，更推動了內地與港澳、中國與世界在AI領域的資源對接、產業融合和人才交流。

濠江的浪潮從未停歇，AI的浪潮才剛剛興起。只要打破區域、規則、觀念的壁壘，讓科技和文化的智慧交匯融合，我們就一定繪製出屬於大灣區、屬於全世界的科技文化產業融合新圖景。



●2026世界青年科學家「人工智能+」對話活動現場。 作者供圖

「擲鐵餅者」凝固永恒一刹

余似心 梁美美

在最近的畫班，我給學生介紹了「擲鐵餅者」(Discobolus)雕塑，是古希臘雕塑家米隆(Mylon)的代表作，有說成誕於約公元前450年，原屬青銅雕塑，但原作失傳已久，我們今天在羅馬國立博物館、特爾梅博物館、梵蒂岡博物館見到的皆是復刻品。坊間展出的不少已改為簡單而方便的石膏製件。

「擲鐵餅者」捕捉古希臘競技員在賽場的一刻，右手將鐵餅向後舉至最高點即將拋出，身軀扭向右邊，頭向後微微仰起，右腳微屈穩站成為重心，左腿下一秒便要發力，張開的雙臂像一張拉緊即要發射的弓，帶動了身體的旋轉，有着蓄勢待發的強烈動態感。裸着的身體顯現骨骼和肌肉的張力，肢體動作構成拋物線和三角結構的線條美，將完美的人體造型和動態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一件靜止的雕

塑，充滿節奏感，讓觀眾感覺它即將動起來的狀態轉換，有人形容這雕像是「在空間中凝固的永恒」，難怪它成為後世藝術創作的典範。

相信讀者們都對這雕塑有印象，縱使是二千四百多年後的現代，它仍是各大國際賽事包括奧林匹克運動會多年的象徵或標誌，甚至被設計成為郵票和眾多紀念品。擲鐵餅項目更以此像為力的代表。

我觀看這雕塑，雖然是複製品的照片，但仍心生感動，這是公元前幾百年的創作，意大利在十四世紀前還推崇古希臘主義，否決七情六慾與人體美，比例仍然稚嫩，至文藝復興時人體藝術才被肯定。同樣在歐洲大陸的，古希臘人的思維，大大超前了。

對於米隆的記載並不多，有說他本人也是位運動愛好者。無可否認的是他善於藝術寫實，對人體結構和美學有深入研究，能賦予雕像生動的表現力。他完美的表現技巧一直是後世藝術家的學習典範。



●「擲鐵餅者」雕塑複製品。 作者供圖

在素白中起舞

梁美美

2026年的春天，美伊仍在熱戰，但世界卻似乎終於決定停下來喘口氣。當全球最權威的色彩機構Pantone宣布年度色彩為「雲上舞白」(Cloud Dancer)時，那種近乎透明、帶着一絲絲暖意卻又空靈的白色，迅速席捲了從時裝T台到室內設計的所有角落。儘管有人不滿意，但更多的人是滿意的，大家忙不迭脫下流行了好幾年的高飽和顏色，連帶着卸下與之配套的多巴胺情緒，轉而擁抱這種安靜的、輕盈的「像雲朵在指尖跳舞」的留白。

顏色是會說話的，Pantone也是專業的。一抹柔白能在繽紛彩虹中脫穎而出，這不僅是色彩判斷，更是文化觀察。「雲上舞白」在說的話是：我們累了、我們想逃離、我們想重啟。過去十年，人類經歷了技術的狂飆。從大數據到AI，以指數級增長的資訊密度早已超過了我們情感所能承載的上限，生活的每一寸空白都被數據、效率和競爭塞滿。「雲上舞白」的出現，在本質上是在反抗過度飽和的生活。

「雲上舞白」並非純冷、機械的鈦白，它隱含着一種柔軟的、流動的質感。這讓人想起中國傳統書畫中的「計白當黑」——留白和實筆同樣重要，計白當黑才能虛實相生，才能達到最高的藝術境界。二者是辯證統一的。「雲上舞白」也一樣，它像是空白的，卻不是無聊的，更不是無用的，它摒棄了所有超載的「意義」，讓靈魂得以喘息。當都市人在家居布置中大量使用這種色調時，他們更像是在建造一座心理避難所。目之所及，柔白一片，沒有任何標語需要解讀，沒有任何廣告需要點擊，也沒有

任何算法能精準預測下一秒的悲喜。很多人認「雲上舞白」，除了白，還因為輕。在雲端起舞，竟為衣兮風為馬，飄搖如流風之回雪，浪漫至極，更輕盈至極。對照的，是我們自己也被吊在半空卻愈發沉重的肉身。

這幾年，地緣政治波動、經濟結構轉型，讓許多人產生了一種「懸浮感」——像浮雲一樣飄在半空，看似自由，實則卻無法掌握方向。於是，白色成了一种集體的「保護色」。人們將生活簡化，將慾望降低，試圖讓自己變得足夠輕，好在時代的洪流沖刷過來時，不至於被擊得粉碎。這種「輕」，是一種主動又無奈的防禦。

當然，也不完全消極。「雲上舞白」的有趣，除了表達現實，也傳遞了期待。因為最好的留白，是為了重新落筆。就好比雲朵，雖然輕盈，本質卻是水，可以孕育風雨雷電。有人把「雲上舞白」形容為未着色的畫布，人們不再着急落筆，更不着急貼標籤，不再着急定義「我是誰」。人們選擇先退回到一片素白之中，重新觀察世界原有的紋理。然後，我們看到了那些「具體」的東西：一件棉麻襯衫的手感、一杯熱茶的香氣、一塊水泥花磚上的光影遷移。這些細碎的、微小的真實，是任何AI都無法精確模擬的「觸感」，是我們真正擁有的生活。

2026年的年度色彩「雲上舞白」，表達的是一個過渡的「空間」——讓自己空一段時間。或許，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這樣一個空間，這樣一段留白。當我們終於在那種輕盈中找到了自己的支點，那便是最穩健的著陸。畢竟，只有最素的底色，才能承載未來最驚艷的一筆。

安靜

劉征

最近，美劇《嗜血法醫：殺魔復生》第一季播完了，這是它在終結十年之後，重新開的一個新篇章，編劇和主演都沒變，可見這套劇在美國的受歡迎程度。總的來說，這是一部用魔法打敗魔法的劇集。講述了一個生來就有殺人慾望的人，被他的養父(一個警察)收養並矯正，但不是按照常規的教育方式。這位警察並不試圖扭轉他的本性，只是說，如果你壓抑不了你的邪惡慾望，那就將它用於做正確的事。這就意味着，倘若他遏制不住殺人的慾望，就去殺壞人吧！於是，一個關於殺人與否的倫理對錯問題，就此變成了一個小心求證如何不殺錯好人的問題。這就讓這部劇巧妙地迴避了倫理，變成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敘事主張，即實踐作為第一原則的在場。

有鑒於實用主義都是要承認現實的，於是，這個故事的一切都變了。你會發現，那位有着殺人慾望的法醫不再是法醫了，他因為各種緣巧合成了一個網約車司機。而他住的，恰好是一個幸福的黑人家庭的地下室。這位黑人如此熱情，將他引入到他們的餐館，為他分析網約車乘客打低分的原因等等。總之，你會發現，這部劇展現了數字生活，包括個人隱私、身為網約車司機的邊緣人生存狀況，以及傾向於用黑人家庭作為傳統家庭觀念的代言人。這樣一來，這部劇集就相當齊齊了。所謂整齊，就是一切都預先被符號化了。所有角色都按照既定形象在講話，而不會像一個現實中的人那樣，有時會說出不符合他身份的話。因而，你會發現，無論這部劇的劇情多麼複雜，你也不會覺得雜亂，就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一種莫名其妙的安心在你的觀看過程中滋生。這無疑是令人快樂的，就好像你浪費的時間也不再是浪費了。導演在這種整齊當中設置了各種當代議題，並把這些議題插入到美國人的價值結構當中，那就是對於個體的承認——以承認他身上的劣根性和私密性作為基礎，同時又非常注重個體作為家庭成員的家庭觀念。不同之處在於，以前，美國銀幕上的意大利人充當着家庭形象的代言人，一代一代的意大利移民以重視家族的形象被一再呈現。現

在，這一形象被黑人代替了，因為目前的賦權更加徹底，要讓一個黑人成為主流當中的一部分，而不再是一些邊緣角色。但是，倘若你看到這位黑人一本正經地在晚飯前禱告，你就會發現，也許他所堅守的傳統不那麼「黑人」，而恰恰是一種白人生活。這就讓這個黑人形象十分正面，並作為社會的基石而存在。不過，他的樣子也有些不鮮明了。這就是一種都市文化和工業化對於人的塑造，至少在媒體形象當中是被這樣敘事的。

它的好處是不言自明的。和傳統的主流價值觀完全不背離，也完全不離開理性至上，只是把種族、弱勢群體的議題插入故事當中。於是我們在觀看這部劇集的時候，一邊感覺到安心，一邊又追趕了時髦。因為變與不變都被很好地體現出來了。再加上被整齊齊齊安排了劇情，事無巨細都符合預期，就好像一個收拾停當的房間，連強迫症患者都能夠滿足。這還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呢？當然，如果你念及每個個體都應當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，那又另當別論。